

血濺冷魂谷



血 濺 冷 魂 谷

(上)

梁羽生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十月

限期结婚记

高 旌 著

*

作家出版社出版

长沙文艺书店发行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

*

1985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10,000 印张：5.5 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10248·106 定价：0.93元

内 容 简 介

高旅先生是香港著名的作家。他的长篇历史小说《玉叶冠》、《杜秋娘》，在海内外拥有众多的读者。以华侨青年婚姻问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《限期结婚记》，反映了华侨青年和香港社会的一个侧面，展开了美与丑的激烈冲突；情节曲折，而且富于喜剧性；语言凝炼、活泼而优美。这部小说在香港和加拿大等地区反响颇为热烈，历二十年而不衰，此书征得作家同意，并稍作订正、加写了《后记》，在大陆首次发行。

目 录

- 一 天地双绝再现江湖..... (1)
- 二 忆前仇追查凶手..... (16)
- 三 青衣少年司马彬..... (27)
- 四 竹篓怪客止杀劫..... (41)
- 五 白衣抱琴姑娘..... (63)
- 六 司马彬暗毒发作..... (81)
- 七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..... (94)
- 八 侠胆义骨识恩仇..... (111)
- 九 碧血浮光剑..... (123)
- 十 取剑诀险走王屋山..... (142)
- 十一 九缺莲花剑剑红..... (164)
- 十二 刀光剑影千秋谷..... (188)
- 十三 前波未平后浪生..... (206)
- 十四 浩荡武林迷惑多..... (219)
- 十五 迷途又遇指路人..... (247)

中秋，在南国还是风和日丽的季节，可是，在北国已是寒风凛冽，白雪皑皑，映生日辉之时。

中秋之夜，苍穹如水，皓月似镜，银辉泻地。

不久，东方吹起一片乌云，渐渐地弥盖苍穹，大地瞬即笼罩着黑暗、恐怖、凄怆！……

夜是那么幽暗，四外更显得那么清静，但，这正是暴风来临的前兆。

平静的江湖，突然传出——

“圣剑”司马纬，被害身亡！

“神笔”白梦云，离奇失踪！

这不啻是一记晴天轰雷，令人闻之，参半信疑，不到三天，已经传遍整个武林。

于是，震撼了江湖上黑、白两道的朋友。

终于，人人怀着惶惶不安的沙绪，等待将有一场腥风血雨的来临。

秋去冬来春又至，群花争艳正逢时。

时间过得真快，年复一年……。

这是八月十五中秋夜。

离“圣剑”身亡，“神笔”失踪之传闻，刚好十年。

雄居在古都洛阳要北的邙山，昔因陵墓林立而得名，在群山环抱，万峦相叠的深处，有座高耸入云的峰岩，名曰“石人峰”，峰腰有一断崖隔开，遥遥相对，此断崖名之“断魂崖”。

一轮皓月当空，清辉照泻，大地如银，一片雪白。

蓦然“断魂崖”上，倏地出现两个蒙面人，一个身着黑衣，另一个却穿白衣，脸都蒙着黑，白手巾，无法窥出其貌。

二人在崖上出现时，互注有顷，半晌，同时发出一声冷哼之后，谁也没有开个口，就双手背负，抬头望起天际来。

夜，四周静得非常沉闷，使人生出窒息之感。

约有盏茶工夫，白衣蒙面人首先开口了，他道：“不兄时间快到了吧？”

黑衣蒙面人两眼望天，冷冷道：“看起来还差一更！”

白衣蒙面人闻言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唔，对！还差一更，还差一更！”言罢，又道：“不兄，我俩此次之会，是第几次了？”

黑衣蒙面人好似不耐烦地，冷冷道：“该是第五次！”

白衣蒙面人带着感慨的语音，细声自语般道：“唉！第五次了，时间真不留人，晃眼已过五十年，但，五十年来我俩所得的是什么呢？”

黑衣蒙面人全身一震，冷哼道：“知兄，你在后悔？”

白衣蒙面人摇头道：“不是后悔，是在追忆！”

语音又断，一切又归寂静，只有寒风嘶嘶之声。

二人沉默了一阵，白衣蒙面人再次开口，感慨道：“不兄，五十年的时间虽不算长，但也不短呀！自七十年前，我俩双双蒙上清白之冤后，二十年的暗访追查，半点线索均无，不得不于五十年前假借排位争名之言，重现江湖，看看能否得到一点消息。想不到你我心愿未了之前，却负上这十年之赌，唉！你说可叹不可叹？”

黑衣蒙面人听毕，全身一震，接口道：“知兄，你以为

这一赌，我俩已经输定。”

白衣蒙面人苦笑道：“可能是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白衣蒙面人凄笑道：“凭我俩的身份，竟连那位中年文士的来历，摸都摸不出一二端倪，难道还有把握胜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突地，笑喝道：“那位朋友驾临，何不现身一谈。”

话音未了，但见人影一晃，一个中年汉子已经飘落在他二人三丈之前站定。

中年汉子一现身，他二人冷哼一声，白衣蒙面人两道露在巾外的湛湛精光，闪了一闪，冷冷道：“尊驾是谁？恕在下眼拙！”

中年汉子一脸冷莫的面孔，阴恻恻道：“区区久居关外大名鼎鼎的天地双绝怎会认得！”

原来这二位蒙面人是名震武林的天地双绝，白衣蒙面人就是“天绝”无所知，黑衣蒙面人即是“地绝”无所不。

这是他二人的真实姓名？

不，错了，这那是他二人的真实姓名，这只不过是他二人的外号而已，那么他二人的真正姓名呢？此点容后交代。

中年汉子这种目空一切的语气，他二人如何受得了，但听“地绝”冷哼一声，微愠道：“尊驾是跟我俩说话？”

中年汉子闻言，脸呈不屑之色，冷笑道：“眼前只有二位在此，不是跟你们，是向我自己？”

地绝怒喝道：“住口，光逞口利无用，先说明你的来意！”

中年汉子剑眉微剔，反问道：“难道这地方区区不能

来？”

地绝未防中年汉子此有一问，闻言一怔，在旁的天绝，这时接口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尊驾是有所为而来？”

中年汉子斩钉截铁地应道：“不错！”

天绝又问道：“是冲着我和天地双绝而来？”

中年汉子毫无表情地接口道：“正是！”

地绝闻言，满腔怒火正待发作，天绝迭忙摆手阻止，接着，哈哈一笑，不怒反笑道：“六十年来，敢对我天地双绝如此藐视的人，你可算是第一人。好，好，尊驾招待如何，尽管划出道来，定会给你称心满意就是。”

中年汉子游目扫视了四周一眼，缓缓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，区区不想跟二位为敌，只是为了一件疑案想向二位请教而已。”

“疑案？”天地双绝不约而同地齐声脱口。

中年汉子点头慢声道：“是的！”

中年汉子出乎意外地道出这一句话——“疑案”，使天地双绝坠入五里雾中，迷惑不解其意何指。

就在天地双绝疑思不解当儿，中年汉子又接下道：“其实，这也是不算什么疑案，只要二位肯给区区证实一下新行！”

天地双绝二人正在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之际，听了这话，地绝不由脱口道：“证实？尊驾要我们证实什么？”

中年汉子一字一字有力的说道：“二十年来，江湖传言‘圣剑’司马纬已死，这话是真是假？二位最清楚了吧？”

天地双绝闻罢，二人心同时一震，天绝闪闪的精眸仰望天际，冷冷道：“尊驾只为这句话而来？”

中年汉子冷冰冰道：“你还没回答区区的话。”

在旁久没开口的地绝，怒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敢对老夫们这样开礼！”

中年汉子阴恻恻道：“区区已经说过，对于二位并无敌意，如果逼怒区区性起，说不定……？”

地绝这时已怒不可遏，戳断他的话锋，厉声道：“说不定什么？你想跟老夫动手？”

中年汉子嘿嘿冷哂道：“你以为区区不敢？”

地绝气得蒙在巾内的脸色一寒，冷笑道：“先报上名来，看够不够资格。”

中年汉子脸色一变，欺身迫近，同时说道：“区区倒要会会中原，到底有何绝学！”

话声未了，人已欺近地绝三尺之前，只见他右手微拂，一股淡淡白气，由掌心而出，直向地绝击来。

从欺身到发掌，都是一瞬间一气呵成，地绝眼看那股白气撞来，身子动也没动一下，那股淡淡的白气竟然消失得无踪。

中年汉子脸色微变，正待再次出手，忽听地绝冷笑道：

“且慢！你是北机玄冰宫的人吗？就是那手三成火候的“玄冰乔魂掌”也想跟老夫动手？哼！真是……”

中年汉子气得脸色铁青，咬牙切齿地截断地绝的话，阴森森道：“哼，别尽行自己脸上贴金，既敢藐视北极绝学，再接一掌试试看！”说着，两手向外一摊，右脚横跨半步而左脚后退半步，一缕毫无尽力的白气，随掌而出。

就在中年汉子刚刚推掌而出之际，蓦地，传来一声断喝道：“靳老大，不得无礼！”

人随声至，一个瘦骨如柴的老头，已经飘落场中。

中年汉子突闻喝阻声，撤式收掌退向一边，两眼怒视地绝，一言不发。

天地双绝看清来人之后，“哦”地一声，天绝抱拳道：“姚堂主，五十年前泰山一别，老夫以为你已作古，今夜能得一见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。”

来人竟是五十年前北五省黑道联盟盟主座前第一堂堂主“夺命手”姚栋，但听“夺命手”姚栋微笑道：“彼此，彼此！姚某有缘能与知兄再晤一面，实是三生有幸！”

说着，笑容顿敛，一脸歉容，手指中年汉子对天绝道：“这位靳老大生性比较躁急，刚才无礼之处，尚请海涵一二。”

以“夺命手”过去的作为，今夜大反往常，出乎天地双绝意料之外，地绝首先看不惯他这种虚伪做作，当下冷冷道：“姚堂主，你的来意为何，怎不直接道出？”

“夺命手”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不兄真是快人快语，姚某正有一事要向二位请教一下！”

地绝不耐烦道：“请教二字可不敢当，到底何事？”

“夺命手”心眼一转，狡猾地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二位在十年前的今夜，是不是约斗于此断崖之谷底？”

地绝冷哼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夺命手”暗喜心计快要得逞，但他是个老奸巨滑的人，喜不露于形色地又道：“这么说，江湖传言“圣剑”司马纬断魂崖被害，身坠万丈深壑的事，二位是亲眼所睹的？”

地绝心头一怔，未及答话，天绝却已接口道：“是要如何，不是又待怎样？”

“夺命手”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，阴笑道：“知兄，何必生气呢，姚某不过想请二位证实一下，江湖的传言是真还是假而已，别无其他企图，嘿……嘿……”

天绝冷笑道：“如果老夫不说呢？”

“夺命手”狰狞一笑，道：“到时怕由不得二位吧。”

地绝在旁讥讽道：“就凭你那几手也敢说这种大话？”

语音未了，“夺命手”和中年汉子突地双双向后跃退丈余，并听“夺命手”嘿嘿冷笑道：“姚某功力有限，怎敢跟二位对敌，但我手中之物却令二位够受了！”说着，右手高举扬了两下。

天地双绝目注“夺命手”手中之物，二人同时一震，原来“夺命手”手拿之物，竟是武林三大歹毒之物的“天芒追魂梭”，此物威力毒霸至极，其爆炸十丈之内，沾人即亡。

但天地双绝是何许样人，岂能随便受人唬退，只听天绝冷冷一哼，朗笑道：“武林三大歹毒之物“天芒追魂梭”虽然霸道无匹，但在老夫眼中却不见得有何威力！姓姚的，你以为有了北极冰宫做靠山，就想把我双绝唬倒吗？嘿！嘿！就是玄冰宫鲁老魔头亲自来临，老夫还不把他放在眼中呢！”他话虽这么说，但心中却在打算如何份掉“天芒追魂梭”的一袭，就在他思忖之际——

一阵阴笑起自“夺命手”口中，道：“二位自信逃得了“天芒追魂梭”威力之外？”

口里说着，人已退到断魂崖边缘。

天绝冷笑一声，不答反问道：“那你自信也逃得了？”

“夺命手”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二位不信吗？区区已在威力之外，只要二位肯赏一次脸，我也不以已甚！”

天绝冷冷道：“老夫已经说过，无论如何不愿作答，若你认为“天芒追魂梭”能伤得老夫，你就赶快出手，不然，就快滚，老夫不愿跟你缠个不休。”

“夺命手”哈哈一笑，阴森森道：“二位真的不说？”
地绝怒声道：“罗索个屁！”

“夺命手”面露杀机，狰狞一笑道：“既然二位不知好歹，那就别怨我心狠手辣了，接着！”

接着二字刚出，“天芒追魂梭”挟着嗡嗡之声，已向天地双绝疾射而至。

天地双绝二人瞬即将全身功力运布双掌，一推而出，准备以千元真力把“天芒追魂梭”击飞。

眼看着那“天芒追魂梭”，只一落地，爆炸开来，神仙难逃。

突然一阵轻风过处，场中出现了一位头戴竹篓的怪人，他探手先接住那只“天芒追魂梭”，跟着天地双绝二人的真力也相继打倒，击在那怪人身上，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那竹篓怪客一手抓着“天芒追魂梭”面向“夺命手”冷冷的道：“你可知道这东西的歹毒？”

“夺命手”被那竹篓怪客的武功震慑住了，呆呆的点了点头。

竹篓怪人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既然知道这东西歹毒，还要拿出来害人，其心可诛。”

“夺命手”呐呐的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竹篓怪人冷冷的道：“你要想死，很容易！”

说着随手挥出去一掌，一阵劲风过处，轰然一声大响，一块五丈方圆的大石，迎手被击得粉碎。

这一手功夫的显示，使得那“夺命手”惊骇得面目变色，怔怔地望着那竹篓怪客。

竹篓怪客冷冷的道：“姚堂主，你如果想全身而退，必须答应我一件事。”

“夺命手”闻言之下，心中反复的忖念着，对方的功力在他心里余悸犹存，如果不答应，其后果难料，答应嘛！又不知何事，在利和害的衡量下，不得不硬着头皮，道：“姚某答应就是，不过……”

竹篓怪客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夺命手”干笑道：“不过尊驾也要开诚相见才行。”

竹篓怪客接口道：“那当然。”

“夺命手”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阴笑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请尊驾示以真面目而谈吧！”

竹篓怪客不悦道：“说来说去姚堂主还是不肯，算了，小弟也不愿相强，你走吧！越快越好，但可别打鬼主意，想在附近偷听我与天地双绝之事，否则，激我生气就没那么便宜了。”

“夺命手”眼看心计未逞，不得不另想他计，怪客说完，他迭忙急声道：“不，不，姚某只不过想目尊驾的风采而已，既然尊驾不愿把真面目示人，我也不敢勉强，到底何事要谈，就请道出。”

竹篓怪客道：“请问姚堂主苦苦追查“圣剑”司马纬的生死，到底意欲为何？”

“夺命手”姚栋万想不到怪客会问这一句当时呐呐无语，半晌才道：尊驾跟他什么关系？”

“至友！”

“圣剑”司马纬还没有死？”

“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！”

“回答之后”尊驾也得答我一个问题？”

“可以”

“夺命手”干咳两下，朗声道：“姚某追查此案具有二大目的，第一，“圣剑之生死”关系到前北五省联盟的一桩案，第二，北极玄冰宫为了确定“圣剑”之生或死，以便谋策一件大事，这代事，在“圣剑”生死未明之前恕难奉告。至于牵涉到前北五省总联盟的什么案子，我也不知道的，因为，在下只是奉总盟主之命出来追查“圣剑”之生死而已，现在姚某已经把话说完，该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吧。”

竹篓怪客道：“好，什么问题？你说。”

“夺命手”阴笑道：“圣剑”司马纬，是生？是死？尊驾不会不知吧？”

竹篓怪客毫不为意地，淡淡道：“他还活着”。

“真的？他在何处？”

“就在你的眼前！”

此话一出，在场四人怔住了，半晌，“夺命手”颤声道：“尊驾是在骗人，我不相信他还活着。”

竹篓怪客伸手慢慢声揭开头上戴着的竹篓，道：“姚堂主，请你看一看是不是在骗你？”

出乎意外，在场人万料不到竹篓怪客会把真面目示人，就在瞬间，竹篓怪客却变成一位英俊的中年书生，“夺命手”看清竹篓怪客真面目后，全身一阵猛抖再次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是“圣……剑”……司马……纬……”

竹篓怪客沉声道：“不错！”

这时，中年汉子和“夺命手”正向断魂崖方向移动，试作离开断魂崖之打算，他二人的念失怎能瞒得过竹篓怪客，只见竹篓怪客两眼望天叹了一口气，淡然道：“二位休想离开此地了，尔等哑残两穴已受制于我的独门手法，识相的话，就请乖乖站着，等我此间事了，再行发落。”

话声乍止，突见中年汉子和“夺命手”移动的身子倏然停止，两眼发呆，木立不动。

“好个‘取气封穴’！天地双绝同时发出呼赞。

竹篓怪客闻声，转身朝天地双绝点首，微笑道：“有劳二位哥哥久等，小弟甚感不安，万请海涵为幸。”

竹篓怪客这一转身，顿使天地双绝愣住了，半晌，天绝才道：“司马老弟，依老哥哥看起来，你现在的功力可能已臻六合真气归一朝之地步了？”

你道竹篓怪客一转身，怎令天地双绝这等一流一的人物愣住呢？

原来此时竹篓怪客已把戴在头上的竹篓揭开，而以真面目示于双绝面前，但见他不但比十年前更年轻英俊，同时，头顶盘旋着一道霞光，隐约地萦绕不散。

要知道天地双绝二人，凭一甲子的修为，犹未练到返璞归真的地步，而眼前这位竹篓怪客只不过四十出头，却已驾取六合朝元之境，这怎不令他二人惊愣呢？

天绝话音一落，竹篓怪客连忙道：“老哥哥不愧一代奇材，一眼就把小弟的功力道破，恩师他老人家的话一点不错，二位要不是七十年前突告失踪的……”

竹篓怪客说到这里，天地双绝双双一震，未等怪客说完天绝却已截住话锋，急声道：“司马老弟，令师说什么？他

怎么没来赴约？”

竹筭怪客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恩师他老人家说，二位就是七十年前，双双突告失踪江湖的“文武双卜”，当时我还不大相信。因为，他老人家不涉风尘事，已经将近二甲子，对于二位的身份怎会那么清楚？小弟我当时就这样想法，可是现在跟二位老哥哥见面之后，小弟我对于他老人家的话，却已百分之百的相信了。”

竹筭怪客话此顿敛笑容，面色一整，诚恳的接着说道：“至于恩师他老人家没来赴约的原因，实是出于小弟我一人的……”

竹筭怪客说到“文武双卜”四字，天地双绝二人心神同时一震，未待怪客继续说完，天地双绝互望一眼，天绝却已打断怪客的话，感叹一声慨然道：“司马老弟，不用说了，我俩万令师的赌约，就凭老弟你来赴约，我二人已算输定了！令师判断得不错，我两人正是七十年前突告失踪的“文武双卜”。

他顿了一顿，手指地绝继续道：“他就是武卜高无忌，老哥我嘛！人称文卜诸葛生，二十年归隐，五十年前，我二人重现江湖曾有誓言：如来有人能识出老夫们的出身来历，就可以真面目示人，同时，双双便要告退江湖永归山林，不涉俗事，现在老弟你便是指出老哥哥我二人来历的第一人，这蒙巾已不必要了。”

说话间文武双卜（以后天地双绝改用此称）双双已向脸上抹去，映在怪客眼前的是白须短短，道貌岸然，仙风道骨面貌清奇，一瘦一胖的老者。

竹筭怪客事前已知二人的来历，因之，对于二人所示的